



聚宝街的旧时光

□曾耀文

穿过车水马龙的天后路,从德济门遗址南面走进去,拐个弯就到聚宝街。这条老街北起万寿路,南至广口旱闸,全长不过四百多米,却像一条藏着故事的丝带,拴住了刺桐港的古今岁月。

听老一辈人说,宋元时城南是刺桐港的商贸核心,聚宝街更是名不虚传的“宝地”。当时南来北往的商船靠岸后,商人们会带着奇珍异宝到这条街上进行交易,街上总能听见南腔北调的吆喝。如今虽不见往昔的车水马龙,仍可以从街边的老建筑窥见过去的印记。比如老店铺窗口竖着排列的木挡板,红砖厝的出砖入石墙以及屋檐下憨态可掬的滴水兽,都像在无声讲述着这条老街的旧时光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,有部电影来聚宝街取景,我得知后便拉着朋友来凑热闹。当时现场人山人海,我只得挤在人群里,踮着脚尖,使劲伸着脖子往里头瞧,才能勉强瞥见演员们的身影。不时能听见导演扯着嗓子喊“开始”“停”,看见场务忙着

搬道具、布灯光。围观的街坊们看得津津有味,每次演员们利落完成武打动作,不少人还会忍不住发出喝彩声。后来电影上映,我更是第一时间跑去排队抢购电影票,只为看看聚宝街在电影里的样子。虽然银幕上的老街镜头只出现几分钟,但那些拍摄场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,和朋友闲聊时也会经常提起这段往事。

结婚那年再来这条老街,我为的是寻找一个别处很难买到的陶制物件。当时搬进的婚房常有老鼠溜进来偷米吃,让人防不胜防。普通的米缸挡不住老鼠,我便想买个厚实的陶瓷米缸,谁知跑遍城里的大小市场,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。正发愁时,听邻居建议可以去聚宝街看看,我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那里的一间陶瓷店。没想到一进店,立马被满屋子的陶瓷制品吸引,

当中有米缸、水缸,也有“火窗”和炉子,还有形态各异的花盆、药罐。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带着泥土的芬芳,还透着浓浓的古早味。我一眼看中一口厚实的米缸,听老板介绍这陶缸坚固耐用,不仅装米防潮,还能挡老鼠,当下更是觉得自己来对了。

如今,我每次路过南门兜一带,都会忍不住去聚宝街逛逛。老街依旧,卖陶瓷制品的老店还在营业,在别处早已绝迹的“古董”,在此处也能寻得。街边偶尔有老人坐在门口聊天,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出砖入石墙上,斑驳陆离。这条老街犹如一个藏着珍宝的匣子,里头装着刺桐港的千年商韵和古城



的市井烟火,也装着我追电影的热闹记忆和成家时觅得陶缸的欢喜。那些刻在砖缝里的岁月、飘在风里的吆喝,凝在器物上的匠心,都在老街的晨昏里静静流淌,勾着我一次次回头,一遍遍流连。

走难走的路,要拿出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的胆气;走自己的路,要激扬“要登绝顶莫辞劳”的韧劲;走向上的路,要保持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志气。



我家的日历情

□刘小兵

儿时每逢新年将近,父亲总会去集市买回一本日历。而后撕下旧日历的最后一页,再在一家人的注视下,喜滋滋地换上崭新的日历。

那种日历不过手掌大小,分量却不轻,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日历上清晰地标注着年、月、日、星期等内容,遇到元旦、春节、国庆等节日,偌大的数字还会换成醒目的大红色,以示隆重和喜庆。早年间,我的父母看日历是以农历为主,公历为辅,比如家庭成员过生日的月份、镇上农贸市场的赶集日子等,就是以农历为准来记。

以前,乡亲们家里办喜事都讲究选个好日子。小小的日历就变得格外重要,只要是上面标注的是“吉日”,大家都会抢在这天办喜事。从日历上挑出来的好日子,往往也是村里人相聚的热闹时刻,大家围桌举杯,共言亲情友情,一时间欢声笑语满庭院,连风里都像带着喜庆的味道。

在我们的小家,小小的日历则像一本流金淌银的“拼搏录”。父亲一向关注二十四节气,因为所有的农活都需要依照它们的“指引”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,时光在撕下的日历里悄然流转,父亲也在辛勤的劳作中,一年年收获着金色的希望。在他眼里,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,每一天都是“吉日”,日子会越过越有盼头。春分“点豆”,立夏植秧,秋分收割,立冬积肥,父亲把一个个节气过成耕耘的“序章”,随着日历渐渐变薄,田垄里的庄稼也一天天饱满起来。那时看见父亲撕去一页日历,孩子们也会雀跃不已,因为那薄薄的纸页飘落,就意味着离新米的甜香、花生的酥脆又近了一步,离围坐在灶边分食丰收果实时的热闹,也近了一程。

而在母亲看来,日历更像是“记账本”。过去她会把每日的家庭开支记录在日历上,账目清晰,让人一目了然,当中有买菜的花费,也有给孩子添置文具的费用,还有邻里间的人情往来。凭着母亲的精打细算,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,不仅旧厝翻新了,家里的陈设添了新样,缝纫机、电视机、自行车等物件也“走”进了我们的生活。母亲在日历上记下的每一笔开销,也成为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见证。长大后回想母亲在日历上记录的那些点滴,看似琐碎,却无形中给家庭成员一种良好的心理暗示:岁月静好,我们不曾虚度,每迈出一步,都在岁月中留下了闪光的印痕。

直到现在,父母仍保持着看日历的习惯。而我耳濡目染,也养成了翻看日历的习惯,有时是晨起时扫一眼日期,知晓当日的节气与时令。有时睡前,拿笔在日历上记下一件琐事,算是给一天的生活画上句点。逢年过节时,也不忘瞧一瞧农历,再循着传统备些应景的吃食。在我眼里,一页页日历,藏着的不仅是时光的温度,还有对生活的热忱与期盼。

翩跹岁月带走了一本本旧日历,但根深蒂固的日历情结,始终存在我的心间,它记录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与春夏秋冬,也时时提醒着我,时光如梭,切莫蹉跎。



起名

双胞胎出生后,为了给他们起名字,夫妻二人琢磨了几天,最后决定给孩子起名叫“康楚茜”“康楚薇”,顺便还把英文名也取了,叫“Ctrl C”“Ctrl V”。

不同

周末,女儿和妈妈去舅舅家做客。走进表妹的房间时,女儿惊呼道:“妈,你看表妹的房间好乱。”妈妈看了一眼,说:“你表妹是‘乱’室佳人,房间乱中有序。”女儿不服气地反驳道:“我房间乱的时候,你可不是这样说的。”妈妈又说:“那是因为你的房间像‘乱臣贼子’住的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冬寒且添衣

□王昊军

周末降温了,母亲又打来电话,提醒我记得添衣。她的声音温柔,犹如冬日里煨了许久的一碗热汤。

“记得添衣”这四个字,是入冬后家里长辈们常会挂在嘴边的叮嘱。怕我不上心,他们还会把御寒的衣物塞进包裹寄来,有时是柔软的羊绒围巾,有时是手织的羊毛袜。看天气预报有寒潮来袭,还会寄来厚厚的羽绒服,让人穿在身上就像拥着一朵云,温暖又舒服。

清晨时分,街角的老裁缝铺早早就亮起了灯,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的老师傅,正在将我的呢子大衣缝身收窄。聊天时,他跟我念叨冬天穿的衣服要改得合身一些,风才不会钻进来。老师傅的话让我又想起家里长辈们的唠叨,原来不管是亲人的关心,还是陌生人的提点,都藏着朴素的心意,让人在冷天里,心生暖意。

傍晚在小区门口,碰见邻居家阿姨正

提醒玩耍的小孙女把外套的拉链拉上。小姑娘蹦蹦跳跳地不肯听话,阿姨只得追上她,弯腰替她把拉链一直拉到脖颈处。晚风卷着细碎的凉意掠过,阿姨拢了拢小孙女的衣领,轻声说:“你这孩子,冻着了又要喊难受。”那语气里的嗔怪,裹着化不开的温柔,像极了母亲在电话里的叮嘱。

不久前,我收到好友寄来的包裹,拆开一看,是一条靛蓝染的围巾,里面还夹着一张短字条,写着:“给你送上一份暖意。”我把这条远道而来的围巾围上,感觉如同被好友的惦念轻轻裹住,暖意融融。那天晚上看书时读到一位作家写给友人的“岁寒松柏,当慎自爱”的话,我忽然会心一笑,心想这份添衣的情谊,古今皆然,都是寒冬里最

熨帖的慰藉。

印象中每到冬季,中药铺里的老先生抓完药,都要叮嘱一句:“莫贪凉,记得添衣,护住后颈的大椎穴。”他说的“大椎穴”,在中医看来是诸阳之会,风寒最易从此侵入。小小的一个穴位,牵连着全身的气血,也牵连着悬悬念念的心。这让我又想起年少时为同窗好友送行的场景,当时火车即将开动,好友却隔着车窗朝我不停比画着动作。见我看不懂,他忽然拿下自己的帽子,从窗缝里扔出来,我这才知他是怕我吹风,头会受冷。而那顶带着好友体温的帽子,当时无形中也驱散了我心中的离愁别绪。如今帽子已经旧得发白,但我每次拿起它,掌心仿佛还能触到当年那点温热,仿佛又听见好友隔着车窗对我喊道:“戴好帽子,别着凉。”

最近还收到不少来自

天南地北的叮咛,比如北京的朋友留言时会说:“冬天干燥,记得多喝水。”成都的友人发来“吃羊肉汤暖身”的提醒,广州的好友聊天时也会跟我提一句:“冬至到了,可别再要风度不要温度,出门多穿点。”那些字句在手机屏幕上闪着亮光,像一盏盏小小的小灯,让我在料峭冬寒里好似揣着满满的幸福,暖意丛生。

我时常觉得“添衣”二字里,其实藏着一种含蓄的情意。它不说想念,只说风寒;不言牵挂,只问冷暖。就像古人写梅的诗句: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那枝梅花,说的何尝不是“愿你那边,一直如春天般暖和”呢?夜读《古诗十九首》的时候,我读到“徙倚怀伤感,垂涕沾双扉”的诗句时,恍惚间也明白了,千年来的思念与关怀,实则都落在最深处——那是加餐饭,是长相忆,是在每一个寒风吹起的日子,轻轻地说出的那一句:“冬寒时节,记得添衣。”

小区里的老木匠

□蔡晓菲

我们小区里有一位张师傅,他住在我家对门,除了逢年过节,平日里只有他一个人进进出出。张师傅的房门经常虚掩着,从不上锁,用他的话说:“一屋子的木头,贼来了都嫌沉。”这话不假,推开张师傅家那扇略显笨重的木门,闯入视线的就是满地的木屑和一个个巨大的工具箱。

听张师傅说,那些用榉木做的箱子,是他过去当学徒时一刨子、一凿子,亲手打出来的。刨子、凿子、角尺等工具把木箱塞得满满当当,仔细看会发现因为经年累月的使用,不少工具的手柄已经变成深褐色。透

过这些工具,仿佛还能窥见年轻时的张师傅用心打造出一样样物件的认真模样。

有次和张师傅聊

天,我才知道他过去在木器厂上班。退休后

闲不住,装修房子时,

张师傅又亲自上阵做

木工,如今家里的门

窗、桌椅和柜子,皆是

出自他之手。

平时,张师傅是

小区里的“公益达人”。

谁家的木门关不

严实了,哪家的桌椅腿松动了,都会请张师傅来帮忙。他一向有求必应,二话不说就提上沉甸甸的工具箱上门修理。说来神奇,张师傅通常只是简单查看一下,就能找到问题所在,随后打开带来的工具箱,取出趁手的工具,不过一会儿的工夫,便把物件修好了。临走前,张师傅会拿布头擦拭一遍用过的工具,再将它们放回工具箱,那认真的样子,好像在呵护珍宝。有时邻居们过意不去,想要塞钱给张师傅,他定是把手握得像拨浪鼓,笑着:“远亲不如近邻,给钱就生分啦。”久而久之,邻居们便换了感谢的方式,比如这家送来一袋自家种的青菜,那家给一篮子老家寄来的土鸡蛋,张师傅这才不再推辞。

我儿子今年刚满四岁,对玩具枪非常狂热,家里人给他买过不少,有塑料的、电动的,但他总是玩一阵就腻了。有一次儿子看见张师傅在做木工,偷偷跑过去问:“张爷爷,你能给我做一把木头枪吗?”“没问题,小事一桩。”张师傅没有犹豫,当下一口便答应了。接下来的一周,我家的晚饭桌上,总能听见儿子兴奋地实时播报:“张爷爷在磨木头啦!”“张爷爷在木

头上画的线可直了!”终于在一个傍晚,我家的门被敲响,儿子跑去打开门,就见张师傅蹲下身,随即变魔术似的递过来一把精致小巧的木头枪。我凑近一瞧,不禁惊叹这哪里是一把玩具枪,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。

之后,这把木枪成为儿子最珍视的宝贝。因为张师傅制作时,特地拿磨砂纸把木枪打磨得无比光滑,一点毛刺都没有,儿子便经常把它握在手里把玩,连睡觉时都要放在枕边,生怕弄丢。其实不仅是我儿子,小区里的许多孩子都收到过张师傅亲手做的木剑、木陀螺、木车子等小玩具。我常常感叹这些孩子是多么幸运,因为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萦绕着一股特殊的木香。长大后,当他们再想起这些带着温度的木头玩具时,定会记起那位手艺精湛、心藏热忱的张爷爷和那段飘着木香的童年时光。

傍晚时分,我又听见隔壁传来“沙沙沙”的刨木声,透过窗户洒落的夕阳余晖,将张师傅专注的身影,长长地投在地上。刨落的木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,漫过虚掩的木门,飘向楼道,混着邻居家晚饭的香气,在暖黄的暮色里慢慢散开。路过的人闻着这股木香,都会像我一样不自觉地放慢脚步,嘴角跟着漾起几分笑意。

“放一放”的智慧

□殷建成

冬日的午后,阳光漫过窗棂,落在书页间那枚干枯的银杏叶上。这片叶子是仲秋时节,我与妻子一起爬山时捡的,彼时满心欢喜地将它夹进书里,想着要做成精美的书签,后来因工作繁忙、琐事缠身,便忘了这事。没想到再看时,这片叶子的脉络变得愈发清晰,边缘晕开浅浅的褐黄,反而比刚捡到时多了几分韵味。原来,有些事,放一放,竟能生出别样的美。

年少时觉得做事要趁热打铁,遇事不仅急着冲锋陷阵,还总想立刻见分晓、辩对错。后来与他人的相处中,我才渐渐体会到“放一放”的妙处。就像以前朋友闹了别扭,我会执着于马上要个说法,不肯退让半

步,险些弄丢了多年的情谊。随着年纪渐长,阅历增多,方觉把执念放一放,给彼此留些空间,那些磕绊反倒会变成情谊的调味剂。

过日子也得学会“放一放”。以前,我家里种了一棵柿子树,未熟的柿子摘下来又涩又硬,母亲便把它们放进罐子里保存,过段时间再取出来品尝,柿子就得变得脆甜多汁。擀面条或包饺子时,母亲也会把和好的面,先放在盆里“醒一醒”,好让面筋慢慢舒展。我有次询问原因,母亲解释这个步骤叫“醒面”,说这样做出来的面条和饺子,不容易煮烂,也更可口。

还有老家院角的那株蜡梅,去年入冬

后气温开始降低,树上却不见花苞冒出来。父亲也不着急,只说再等一等。我却日日去察看,一心盼着蜡梅能早点绽放。谁知长出来的花苞都藏在枝叶间,迟迟不愿盛开,直到一场大降温过后,那株蜡梅才迎着寒风,绽开一树金黄。那些花的香气清冽,花瓣薄如蝉翼,在冬日显得格外动人。我那时方知蜡梅也懂得“放一放”的智慧,只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,才把最美的花朵展现出来。

人生路上,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我曾经为一个方案的修改陷入僵局,连夜赶工却越改越乱,满心焦躁。后来索性把方案搁一边,去郊外走走,看云卷云舒,听鸟雀啼鸣。再回头看时,思路竟豁然开朗,那

些之前卡壳的难题,也都有了妥帖的解决办法,想来这何尝不是“放一放”的智慧?

其实,“放一放”从来不是消极逃避,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。它不是放弃解决问题,而是给问题留足“发酵”的空间,给心灵留出喘息的余地。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,不必事事急着要答案,那些解不开的结、跨不过的坎、放不下的执念,不妨都先放一放。这世间的智慧,有时就藏在这简单的“放一放”里,它不是消极的妥协,而是一种积极的等待,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,就像冬日里的阳光,不必急于驱散寒意,只需慢慢洒落大地,便能温暖人们的心田。